

免景



林誠者

影集

蔡元培題



自 紋

這部詩集是我在一九二一一二年寫的，大部份是在南洋時。兩年前我要刊行，曾做了一篇敘文，現在簡略錄在下面：——

“詩是什麼？我的意見以爲：

詩是用優美的文字來描寫‘美’和‘真’。‘美’是屬於‘景’‘物’；‘真’是屬於‘情’‘事’。‘真’‘美’同是從我們的心感覺得的，所以詩的確是‘心聲’，用優美的文字表現出來。

文字的優美是藝術方面的批評，而且極佔重要。我的意見，優美有三項條件

(一),達意;(二),簡潔;(三),音節.

‘達意’是一切藝術的重要的成分。文字的藝術價值，我想，全在乎能够傳達感情，引起人的同情。我有歡樂的情緒，讀者也感到同樣的歡樂；我悲哀，讀者也悲哀；我興奮着，讀者也興奮；這樣才算‘達意’。我們要描寫一個天然的景色，不但是把‘美’的成分寫出就算是好；更要把我們受的美感，愉悅，和一切的情緒寫出，傳達於讀者。

‘簡潔’是文字優美的必要條件，而且和達意有關係。現在的作品，好多是盡量把要說的話寫了又寫，這都是作者不曾細想，若要表現一個情感或意思，應當使讀者精神集中，而所有的各個字必要極有精采，都能強力打擊讀者的心，加以一種緊壓，或是引伸讀者情緒入於飄渺的意境——那末，冗長不重要的字句只

能教讀者精神散漫，反至忽略主要的詞意。所以‘簡潔’是要使文字美麗清晰，並且使意思更為明顯表出。詩特別的更要簡潔。

‘音節’是詩歌的發原。有人以為音節祇有束縛，使意思不能盡量表出。但這是舊詩過重韻律的緣故。‘音節’確能增加文字的優美，引起讀者聽者的情感。我們知道音樂的感動人，詩歌的音韻節奏也確有增加感動的效能。自然，我們不要為‘音節’拘束，至於損失意思的表現。我說的‘音節’也不是舊式的韻律，是‘音韻’‘節奏’。‘音韻’是情緒的聲調，‘節奏’是文字裏天然的抑揚，都要和該詩的感情意義相調和……

這是兩年前寫的。還有些對現在新詩壇不滿意的話，但是後來已經有許多人抨擊現在詩壇的文字，都是具體的

批評，而且更爲詳盡，不用我再來饒舌。

不過，我總覺得有一項最重要的，就是應認清‘詩’的本質，分別‘詩’和‘假詩’。我的意見：‘詩’必須有真實的情感，加了想像，才算是‘詩’。若本質內容是‘詩’，然後才及詩的文字。在現在新詩裏，有許多受了中國舊的‘銘辭’‘說理詩’的毒。有好多新詩，我讀了好像那些專講雕砌詞藻沒有一些興感的舊詩，駢體文，或宋人的‘說理詩’。這些‘假詩’是應當排斥反對的。（嚴格地說：‘敍事詩’可以不算是詩，只是一種敍事的韻文，因爲牠的本質並不是詩的，牠與小說的分別只是形式的不同。）我們現在應當大家着力於‘真詩’的創作，而竭力反對‘假詩’。

我寫了些有格調的詩：像黑夜，玫瑰之歌，半夜裏風雨，墓之別，秋的月亮等。這些詩的聲調都很自然，而情感表現得

還好；可以證明我的話：‘若我們注重‘音節’，不會使意思情感喪失或是不自由。’希望有天才的詩人着力創作，使新詩的內容形式都達到‘優美’的地步。我兩年來的作品不多，有兩首長詩無心的悲哀和狂笑都在北京晨報副刊登過，因為打算和賄賂，一個生命（戲劇）刊為一集，故不收入本集。

我的詩盡力照我的標準寫去，而且可說不受何人的影響。（我的小詩也不受日本俳句的影響，我讀周作人先生論日本俳句的文字時，還在寫那些小詩之後。）總之，我有自己對於‘詩’的意見和標準，我把我感到的情感照我的詩的標準寫出。這當然歡迎大家的批評；而且極希望我這本詩集能引起大家對於‘詩’和‘假詩’的注意和批評，雖然我不敢相信我的詩是好的。

一九二五三十二 鼓浪嶼。

還有我的幾首詞附在末尾。我的填詞還在作新詩之後，所以不尚典故雕砌，而以感興為主。我喜歡詞是因為詞的音節本來很美，又原是有譜調可歌唱的。

目 錄

影	一
幼少的悲哀	四
黑夜	八
歸家	一三
別	一五
海上	一七
記憶	一九
慈善院	二一
小船中	二三
月下	二五
晨雨	二七
晚泛(聲聲慢)	二八

玫瑰之歌	三〇
指環	三三
半夜裏風雨	三六
寫信	四一
墓之別	四三
別 <u>星嘉坡</u>	四五
暮春之晨	五〇
小詩,一,二	五一
小詩,三,四	五二
<u>西湖</u>	五三
感動,一	五六
感動,二	五八
哭 <u>珣兒</u>	六〇
小詩,五,六,七	六三
海面的風雨	六四
小詩,八	六六
小詩,九,十	六七

月亮,一	六八
小詩,十一	六九
月亮,二	七〇
小詩,十二	七一
秋意,	七二
秋之爽	七三
快樂	七四
小詩,十三	七五
秋的序	七六
小詩,十四	七七
光陰	七八
小詩,十五	七九
將別	八〇
車中	八三
鑲紅的軍衣	八四
祭牲	八六
小詩,十六	八九

附 錄

啊!大家忘記!(白話詞).....	九〇
和 <u>鵝鴨曲</u> 四首並敍.....	九六
詞十首.....	一〇〇
鼓浪嶼竹枝詞十首.....	一一三

.....影！

太陽快沉下西方，
光氣猛烈地射起；
在艷紅的光彩中，
白雲都變玫瑰的。
青山罩着輕紫的煙；
田水返光地掩映，
晚風輕微而鬆軟，
送來鳴禽的晚唱。

那邊一個老農夫，
俯着身子在耕作。
銀白的鬚美麗地飄動——

他似乎得了農作深趣，
況且風景這般美好——
快樂啊？！老農夫！

三個牧童趁牛歸去，
老農立起望着他們，
從他深思的注視中，
感情的熱淚流落。
他的佝僂的背子，
眉頭的鎖結，和
面上的煩慮鑄痕——
是快樂？
還是憂苦？

老人俯身再做他的
唯一的到死的工作。
當他俯下的時間，
晚風——甜美的春風——

送開一聲的微嘆。

晚烟從山腳四邊罩來，
鄉村的燈光遠遠地閃着，
夜夕蒼蒼茫茫了！
老人好像不覺得，
仍然盡力地
俯着身子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
一直到明月高高地昇起，
在田蛙兒閣閣叫，
和蚯蚓嗡嗡的聲裏，
聞着他微微的嘆息；
洗他的手足和鋤子——
在朦朧的月下，
獨自一個人踽踽地歸去。

——一九二一，星洲——

幼少的悲哀

他們雖然貧窮，
還有個美麗的妹妹，
伊才會行走，說話，
聰慧，溫柔而仁愛。
他們常在一塊遊玩，
快樂的互相親愛。

兩月前伊病沉重着，
兩個哥哥很為憂慮，
每回下樓之先，
齊走到伊的床前，
親愛的跪下問道：

“妹妹，較好點兒麼？”
並且，順着母親哭顫的聲音，
作最誠切的新禱。

但是後來伊是死去了！
唉！他們美麗親愛的
妹妹竟然死去了！

他們不能再歡樂了！
因為失去親愛的妹子。
常常在遊玩的中間，
忽然躊躇地停住，
好像要等候他們的
快樂美麗的妹子。
更常在門首站着，
凝神地想念着妹子。

他們想念着：——